

卷二十一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黎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法曰以人從葬

為殉鵲冠子

秦穆殺三良昔

善本作惜字

哉空爾為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

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情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

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音資良曰凡仕日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

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臨沒要乎之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



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

下如綆古香縻美悲切銚曰穴基門縻縻皆繩索善曰

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

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善生為百夫雄

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濟曰詩序曰黃鳥

虧敬也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

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焚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

三良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誄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記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銚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

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

義法曰能制命曰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

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生時等榮樂既

沒同憂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

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涕登君墓臨穴

仰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是謂

曰說文曰歎太息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埒臨穴已見上

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

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善曰禮記曰親始死

惻恤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善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十

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挽賦曰搜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犖同班固漢書司

馬遷贊曰劉向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翰曰賈誼作過揚雄博極群書

此以為法則也邊城苦鳴鏑飛京都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

善曰長揚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反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乃雖非

甲冑之士疇昔覽穰苴之術善曰尚書曰善穀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

田字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師而諸侯

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長嘯激清風志若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無東吳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也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

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鉞乃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濟曰以鉞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

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莫効鉞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

也騁施左躬見澄江湘右盼普定羌胡澄江湘謂取吳右定

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善曰廣雅曰躬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

受爵長揖歸田廬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善曰漢書曰鄢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

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兒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

詩傳曰離離垂兒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

下僚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胃此謂澗松喻英俊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

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胃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蹶屨也西都賦曰

英俊之域爾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

雅曰僚官也

珥漢貂良曰金日磾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湯曰吾

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秋亡國

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

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宜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

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董巴

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銚曰馮唐

郎署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

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

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

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軼

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曰吾

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

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韓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

帝仲連謂平原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

見垣衍垣衍再拜謝曰吾請出吾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為

却五十里此諸談笑之問也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

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

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

偃息藩魏君

慕魯仲連

談笑却秦軍

切成取

受賞高節

卓不群

當世貴不羈

遭難能解紛

切成取

受賞高節

卓不群

當世貴不羈

遭難能解紛

切成取

受賞高節

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賞也即

有取者是謂賈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

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

平原君欲封魯連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

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

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宜於當世也

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卓史記曰魯仲連好持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高節遊於趙論語顏臨組不肯綵善本作肯分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綵綵繫分受璽印也言

以干木仲連繫已利物以刺貪失也善曰說文曰組綵

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

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

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

周禮注曰冠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銑曰

赫赫美盛息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善曰毛詩濟濟多上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

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惲書曰乘朱輪者

十人占詩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曰碑張湯

長衢夾巷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兄恭為樂陵侯此皆貴盛用事游士

皆集宿其館廬也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

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宜許皇后元帝母

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宜帝祖母也

兄恭宜帝立恭已死封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竿翰曰鄰

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

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

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竿磬或

為寂寂揚子宅門無鄉相與寥寥空宇內善本作所講在

玄虛濟曰寂寥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

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雄

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寥也空廓也楚辭曰

閱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言論

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

唯宜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用法應之撰為

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

誤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悠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用法應之

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也。思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朝曰：天下之

激於當代也。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朝曰：天下之

土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

傳云：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列宅紫宮裏，飛宇

若雲浮。

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浮，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管宮

室上成雲氣。

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濟曰：峨峨，高兒藹藹，盛兒。善曰：廣雅曰：峨峨，高兒藹藹。

雅曰：峨峨，容也。峨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燕鶉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也。自非攀龍客，何為歛

來游。

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也。忽也。善曰：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辭綜西京賦注曰：歛者言忽也。

被褐出閭闔，高步追

許由。

銑曰：褐，短敝之衣。閭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迹而

履之也。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十齋，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遂於中嶽下。

振衣

千仞罔濯足，萬里流

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善曰：玉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

高嶽。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

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

猶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屠者飲於燕市，酒酣漸離

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高巧邀四海，豪右何足陳。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

亦與一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可陳也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懸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濟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善曰列子揚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良曰主父宦曰臣結髮游學三十子弟不收此由名官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宦曰大橫主父宦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買臣困樵采善本作伉儷不安宅銑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樵采樵字伉儷不安宅銑朱買臣家貧常刈薪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不能留伉儷謂妻也伉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

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十五年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志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陳平無產業歸來擊負郭平家貧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陳平無產業歸來擊負郭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駢依也善曰漢方言曰擊夢也郭璞曰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長鄉還成都壁立何寥廓翰曰卓文君既奔負之言背也長鄉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善曰郭璞四賢豈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業光於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當其未遇時憂其在字填溝壑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其在字填溝壑英雄有述邇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戈遺之在草澤良曰沈淪於此見志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

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融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鏡曰

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兒落落踈寂兒

抱影猶隱身也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鵲冠子曰籠

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踈寂貌言

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歎而獨倚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

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計策弃不收塊若

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善曰東方

枯池魚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善曰東方

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

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

門行曰盎中無外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

也謂蓄頭親戚遷相蔑朋友日夜踈良曰蔑輕也思疾時

以待用也棄賢賤貧兼以自喻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茂躒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

榮華咄當嗟復彫枯銑曰蕪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

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

相趙高諧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

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

嗟嘆詞也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

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尊秦為從約是

宜王以為客卿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

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

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

問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

啐驚也王弼周易注曰飲河期滿腹責足不願餘巢林栖

一枝可為達士模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鶴巢林不

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善曰莊子

曰鶴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五言

張景陽

翰曰藏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

詠自娛少時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朝廷貧祿位者眾故詠此詩以刺之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二疎

濟曰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牛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但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而去藹藹盛兒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較之祭也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

長安城也衢道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善曰鍾會有遺榮賦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行人為隕涕賢哉此

丈夫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善曰漢書楊宜上書曰揮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揮

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去愚廣既

歸曰令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孫欲及君時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丈人勸說買田宅老人以問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其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隕墜揮散儲積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踰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卒歲已晚也說文曰顧

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足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卿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詩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墮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卿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

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紳書諸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廬諶字子諒范陽人也 襄亂北投劉琨琨以爲德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諒之善曰徐廣晉紀曰廬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戈理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其戈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謀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

良曰和氏

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

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平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郎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向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曰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宜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秦

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良曰趙使相如

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擗秦王史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連城所偽往荆玉亦真還濟曰相如度秦詐偽補曰金柱連城所偽往荆玉亦真還為與趙城而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裏其璧亡歸于璧連城謂十五城荆玉謂和氏璧也善同濟注又曰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

愛在澠池會二主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疆相如折挫其端善曰爾雅曰愛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惟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

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列襄王子曰不猶愈於負其九
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
曰端也皆在血下露襟怒髮上衝冠下髮上衝冠善曰說

文曰皆目眦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西缶終雙擊東琴

不隻彈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

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

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

王之失矣善曰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

誠獨難而相如能矣善曰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難稜威章臺顛疆禦亦不干銑曰謂相如

言處死者難也稜猶奮也疆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
懾干鄰國毛詩曰不畏疆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

向曰王以相如功大并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因相如素賦

人吾羞不忍為之不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
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

善曰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咎音

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君

畏匿且庸人尚羞之况將相乎對曰吾不畏秦王豈畏廉

將軍哉顧獨念疆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

今兩虎鬪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

軍之至此厥其咎過也善曰晉灼漢書注曰鄙人不知將

曰謝尚書曰思免厥咎也智勇冠當世善本作弛張使我

安國尚書傳曰讐過也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廉頗為解
歎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矣之我謙自稱也善曰史記
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

張子房詩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

公以舟師進詩軍頓
留項城經張曰廟也

謝宣遠

良曰晉末宋高祖比伐見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

遊以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之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讀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鏡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

日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卜洛易去隆替興亂罔不亡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

孫有之是以亡也善曰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卜澗水

灋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

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

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力政吞九鼎苛慝慕三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

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

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及天

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

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曰

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虐也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善曰東京

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

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

都賦曰輝朱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良曰伊人謂子房

光於曰水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興王謂漢高也言

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善曰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婉婉幙中畫暉暉善本作天業昌鏡曰言子房運策於惟盛也婉婉美兒暉暉月兒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吉不如此子房易從靈圖曰攝天之

業使之理鄭玄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攬楚捨向曰薄蝕
 日天業得其理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攬楚捨向曰薄蝕
 攬捨皆俞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夜馳告良良與伯
 見沛公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羽因留
 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
 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
 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不於晦
 朔者名薄彗星為攬捨皆錯亂不順之事險猶落也善
 曰薄蝕攬捨皆俞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
 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攬捨於
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切不定
 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
 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
 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
 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長安是
 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
 儲皇也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
 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
 立之漢書定都護太子並同翰注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曰良嘗游下邳北土有一
 也濟曰良嘗游下邳北土有一
 矣後五日與我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
 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
 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道欲輕舉肇始允信幽
 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
 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下帝鄉帝鄉謂崑崙崑崙山天帝居處
 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
 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
 允彼挑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
 句曰翻

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
 飛貌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
 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善曰周易曰
 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
 連日月毛詩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
 曰惠我無疆銑曰神武謂宋高
 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正子為天止
 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

地之宜漢書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向曰易云明兩
 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作離大人以繼
 明照子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
 河之南即河陰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皆然喪其天不焉
 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猶
 覆也善曰明兩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
 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
 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爾者取君明上下以
 明德相承其於天**鑿旌**善本作**歷頽寢飾像薦嘉掌**鑿旌
 下之事無不見也**鑿旌**旌字**歷頽寢飾像薦嘉掌**鑿旌
 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頽毀寢廢更使節其形
 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畧曰大軍九月
 次鼓城鑿旌於鑿旌也**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濟曰言宋
 公半傳秋祭曰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高祖之意
 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
 但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
 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逝者如可作**
 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
揆子慕周行良曰逝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

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
 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
 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濟濟屬車士**
 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我**濟濟屬車士**
粲粲翰墨場銑曰濟濟美兒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天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
警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特
 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警夫宜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
 離也莊子叔連曰警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
 踵也毛詩曰**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翰曰四達謂衢路
 相怨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言天下有道衢路
 平直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
 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疏
 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
 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
康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
 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時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

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採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諫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椅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說

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遂生黍也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敷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竹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敷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敷響鶉冠子曰敷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向曰婉美兒幽閑柔順思也君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峻節貫秋霜明美兒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然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厲明惠豔淑等朝日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濟曰偶此嘉方之日

也善曰陸機從梁燕居未及歡善本作良人顧有違良

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歡善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

良人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急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

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展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

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戒徒在昧且左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右來相依向曰昧未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

左氏傳曰讒鼎之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翰曰威遲歷

銘曰昧且丕顯善曰易歸藏曰君子成車小人戒徒

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萋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其二善曰蘇武毛曰生嗟余怨

行役三陟窮晨暮

濟曰余謂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彼祖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善曰毛詩曰差

高岡我馬玄黃又曰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良曰嚴駕

鞍息駕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戲兮遊鄭玄禮記注曰越

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

蒙犯原隰多悲涼迴颶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離獸起荒

蹊驚鳥從橫去善曰阮籍詠懷詩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

路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中之超遙行人

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善曰徂往除盡

日超逍遙兮令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

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

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萋曰除孰知寒暑

積僂倪見榮枯向曰僂倪猶須臾也春榮秋枯也善曰

然之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翰曰蕪草也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

來悲風鵬鳥賦曰止于坐隅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昔辭善本作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良

謂復還也遵從也未素謂木未落蠶月善曰毛詩曰蠶

載華謂草已榮蠶月善曰毛詩曰蠶

蚡者蠅丞在桑野阮籍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銑曰佳

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胡妻也窈窕美兒援攀也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傾城

召予薛君韓詩韋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傾城

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向曰傾城之兒人誰不顧故

也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入城再顧傾人國寧如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

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年往誠思勞路善本

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字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闊猶異也昧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曰往曹子建荅楊德祖書曰思子

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聲

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廣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

無容不識直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

生猶少捨車遵往路鳥藻馳目成濟曰秋胡望其妻而前

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弃遵從也藥水草也善曰周

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

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鳥藻以進藥兮楚辭曰滿

堂兮美人忽獨與子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

為親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

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密絕之義也善曰毛

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

潘岳從姊詩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謂高節難久淹竭綺

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來空復辭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去也空復辭無所

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未自踈王逸楚辭注曰竭去也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

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銑曰遲遲行兒造至也至門

并嘉慶妻未選所以問何之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蕪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

位居室楚辭曰浮雲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翰曰妻自

也桑榆時言日暮也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美人望昏

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美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

不思鄭玄箋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

恒早寒銑曰豫悅也善曰楚辭曰折踈麻兮瑤草將以

豫樂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

夜起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

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善曰言

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

曰歲既晏兮孰華鄭玄毛詩箋曰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

起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絕絃立節有以盡命聲

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揚

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擊聲

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

悲矣調猶韻也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

行愆善本作諸已濟曰愆猶失也善曰繁欽與魏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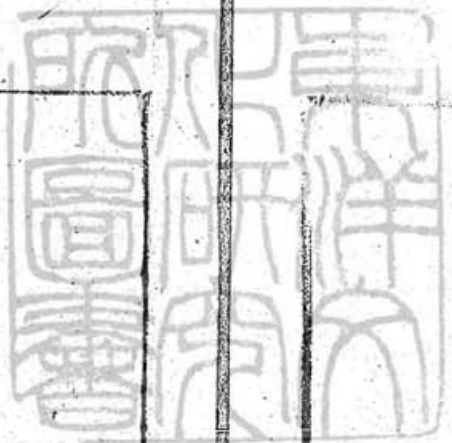
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纒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紛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君子求諸已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良曰皆俱沒齒
失義不俱盡年 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
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
義也論語曰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 鏡曰詩序
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云疆暴之男不能
侵凌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于有禮也妻
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
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
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
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
耳爾雅曰水使復入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 向曰延年領步兵好酒
彭城王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
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由
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善曰沈約宋書曰
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
劉謚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
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薄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翻有時
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
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曰沉飲誰知非荒宴
此四句蓋
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翰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善曰表宏
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尉
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
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鏡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
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

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照良曰
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

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并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

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
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詆諷終始 長

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濟曰籍游蘇門蕪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寥亮故謂懷人籍

嫂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驚眾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常三王之義蕪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迫

爾而笑籍既降蕪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

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籍康司馬長卿讚曰物故不可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

論塗窮能無慟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口不評論臧否人物當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

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誌以為塗窮者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

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翰曰餐霞仙者之流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

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

及沈澹餐朝霞形解驗默仙吐論如凝神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寧夜聞靚室有琴聲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

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疑神之

道也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闌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而

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漸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捺

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疑

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疑也廣雅曰疑也立俗迂故五流議尋山洽隱淪

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百二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遊戲是則洽隱淪也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世爾雅

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闡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

已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闡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

已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闡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

已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闡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

新論曰天神人
五 曰隱淪 鸞翮有時鍛拜龍性誰能馴銑曰鍛或馴
康亦復自謂 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
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或羽也左
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
康漢書注 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
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
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
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
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
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
守形形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戶編切 濟曰眩惑也
乃長生 鼓鐘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鐘
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鶉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 銑曰翰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
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為此

宴宴亦有以也 善曰廣雅曰翰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
明也藏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

沈酒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真也 毛頌酒雖短章深衷自
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此見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
居亂代欲晦其文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頌酒

即酒德頌也衷謂中辭也
蒼頡篇曰衷別外之心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
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子也與籍俱為竹林
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寶稟生人 善本 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高
作民 大者也秀美也 善曰青

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

廣雅曰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
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

哀以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抑之善必今古尺有長
短所致後攝得古銅尺度之今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

奏謂鍾磬也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
 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
 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
 銅尺歲久欲腐壤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
 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郭
 凡樂事以鍾鼓奏 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
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良曰咸哀樂至則過絕於人太原
 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觀見也 善曰名上傳曰
 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
 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
 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啟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
 妙絕於時鄭玄毛 屢薦不入宦 善本一麾乃出守 銑曰山
 討箋曰觀見也 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
 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此亦延年自喻 善曰曹嘉之晉
 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
 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
 矜因事左遷咸 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曰秀為 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淨也毫素
 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

喻好文也 善曰說文曰淡薄 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
 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 善曰謂注莊
 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

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
 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取也漢書曰費

直治易長於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向曰秀嘗與嵇康
 卦筮無章句 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風之美者故以喻焉 善曰向秀別

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
 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 **流連河**

載軒軒飛貌張衡濁醪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驤 **流連河**

裏游惻愴山陽賦 良曰秀嘗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
 兒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善曰

漢書班伯曰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比

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
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 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

善曰漢書注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

苑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鄼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

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

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

有河洛伊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 向曰此有百金之子

故曰三川 而取高位 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于金之子不死於

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

青紫如俯 京城十二衢飛薨各鱗次 翰曰薨屋簷也若魚

拾地芥 仕子彰華纓游客竦 善曰西

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

薨并互李尤辟雍賦曰擯羅鱗次

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

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竦上也毛詩曰

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

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 賓御紛飈沓

曰吾祿厚得此軒 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

鞍馬光照地 良曰颯沓衆盛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

繁華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 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

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是身與世相弃也此詩獨美嚴公

以誦當時奢麗 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

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

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

夫欲勉於形者莫如

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向曰虞義集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

虜府記室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

序曰義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

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旌也汗馬謂馬出地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善曰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代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

善本作涼字秋八月虜騎入幽并

濟曰膚匈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宋飛狐白日晚澣汗子候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

海愁雲

善本作生良曰飛狐地名澣海北海名善曰漢陰字書鄴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贊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諺文曰陰雲覆日羽書時斷絕

刁斗晝夜驚

銑曰刁斗以銅作受一斗晝炊飲食夜學也刁斗以銅作受一斗晝炊飲食夜學

持行斗謂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炊飲食夜乘墉揮寶劍蔽

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鑊旨遙乘墉揮寶劍蔽

日引高旌善本作旌守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谷子下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買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蔽若雲

此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麗陣名六郡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也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

郭璞曰萃聚也亦猶簿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

曰趙武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

笛隴頭鳴

濟曰笛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精

良曰骨日逐皆匈奴侯王各自警警伏也亡精失魂見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警焉文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

玉門

玉門關又曰李廣遠片侯未嘗

功立

百行成論語曰登外也十六外曰使言粟多也一善曰

與之

庾百行已見上文

天長

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恒盛也

未窮

激楚樂已見高

臺傾

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

閣上

千載有雄名雖上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

百一

詩一首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

事徧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

有百

一詩百數寸篇以風規給道蓋

作五

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

世多

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

而稱

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

新詩

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

以字

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特

謂曹

爽曰公今聞周公魏魏之補安知

百慮

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孟會

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

孟常

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

閣上

千載有雄名雖上載後猶有雄名當令者義將效之

善曰

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詩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璉字休璉汝陰人

曹爽多違法度璉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為字分有一補於時政善曰文章錄曰璉百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璉為詩以諷焉與著作卒文章志曰璉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論語曰璉自恨居下流也善曰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

誣濟曰宿久也誣猶欺也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實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

下民國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良曰墮官能內誼詳

也善曰高唐賦曰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拈魚善曰漢書楊惲書曰

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銑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璉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謂帝承明

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所以占之善曰

謂仁智居向曰此土謂璉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也善

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文章不經國筐篋口

無尺書善曰曲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

也漢書曰廣武君曰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平曰

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也善曰

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濟曰避席離席也

無也 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五臣作知字 良曰宋有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以為
大寶而藏之 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
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
問之其於愧也 亦多矣皆調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
能不愧乎 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
周客慙愧而無所如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
側藏之以為大寶 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曰此
以發寶草匱十重巾十襲客見悅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
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 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
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 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游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 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 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以處亂朝 思游仙法世故為是詩 善曰臧榮緒

青青陵上松 亭亭高山栢

向曰亭亭高兒 善曰古詩曰 青栢上栢劉公幹贈從弟詩

日亭亭山上 松亭亭高貌

光色冬夏茂 根柢無彫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 於地唯松栢獨在

冬夏青青 兩雅曰柢本也 焦貢

吉士懷真心 悟物思遠託

揚志玄雲際 流目矚巖石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 物謂松栢 濟曰玄雲取其高也 巖石取其

固矚視也 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 七啓

羨昔王子喬 友

道發伊洛 迢遞陵峻 岳連翩 御飛鶴

良曰王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也好吹笙作

鳳鳴游伊洛之間 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 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 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善曰

文子曰三皇五帝 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 下與化為 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 或為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

修德思玄賦曰續連翩兮 抗跡遺萬里 豈戀生人 善本作 紛暗駿說文曰御使馬也

樂長懷慕仙類眇

善本作眩字

然心懸邈

鮒日抗舉也

善曰廣雅曰抗

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懸懸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難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善曰凡遊仙之篇皆

所以滓穢塵網緇縷絃食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敘雖志

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朱門

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善曰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

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

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樓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龍

德而隱遜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翰隱而赴王

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臨源挹清

波陵岡掇

丹莢

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莢草也善曰

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

梯鏡曰靈谿谿名盤樂安何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

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

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

以陵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

之為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汗我故云傲吏老萊子耕

於蒙山之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

生之志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

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是曰逸妻善曰史記

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

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

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

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進則保龍見退

龍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則觸藩羝

翰曰易云九二見龍在田龍德正中中也又曰羝半觸藩羝其角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

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見龍德而正中者也又

曰羝半觸藩羝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挹謝夷齊齊伯夷

叔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去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善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士者

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雲生梁棟間風

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

善曰史記曰蘇秦車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

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銑曰昔堯

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以

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吕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銑曰

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銑曰

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善曰閭闔風已見靈妃西京賦高誘曰兌為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

顧我笑粲然啟玉齒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

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蹇脩時不存要

說君者吾未嘗啟齒司馬彪曰啟齒笑也之將誰使善曰楚辭曰良曰蹇脩占之賢媒也存在也善曰楚辭曰

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銑曰翡翠鳥名苕菝枝鮮明也善曰言珍禽芳草遊相輝映可

除之甚也蘭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善曰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 蔦 中有冥寂士靜

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藥挹飛泉 翰曰冥霄天也藥藥

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

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濟曰赤松占仙人鴻鳥也 善曰

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

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輜

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 左挹浮

丘袖右拍 善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善曰列仙

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仰傳曰衛叔

卿與數天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

生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銜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此世

人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

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

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 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頰運流有代謝 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頰而止

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

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

子曰二者代謝神馳高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

誘曰代更也謝叙也 微會吾生獨不化 翰曰雉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言此微

日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 雖欲

騰丹谿雲螭非我駕 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外也雲螭龍

死成之必敗然而感者望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

魯陽公與韓遊難戰附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欠一舍
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
也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
人拊心不哭叱歎聲也楚辭曰
憂不暇兮寢食叱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凌遠游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善曰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翰曰清源水也增瀾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行運吞舟之

善曰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

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

舟之魚不居潛澤度瑋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美兒瑋璋

明月雖寶也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循

善曰瑋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瑋璋雖有特達之美

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鯨

之譏禮記孔子曰瑋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潛穎怨青陽陵茗哀素秋翰曰穎

道衆莫不按劍相酌者

木也生潛隱之處則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

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善曰言世俗不娛

求仙而怨夫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

臻陵茗哀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

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糾高松義與此同爾悲來惻

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茗陵茗也素秋已見上文

丹心零浚綠纓流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

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災乎夫廣用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

爰居是也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丈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雞絲也

吞舟浮善本作**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

臺銑曰此中神仙為之不安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

使人入海求蓬萊方文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

挹丹溜容成揮玉杯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

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經卿人也好釣魚於延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大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

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

齊不見使人金案**姪娥陽妙音洪崖頤**五感其頤良曰姪娥

音謂善歌也洪崖占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

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蘓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

合律廣雅**外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銑曰外降上下也九

日領動也**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惟士焉盧敖仰**

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

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

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

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

盧敖視之**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銑曰五龍皇右君兄

弗見乃止**身長曰角龍次日徵龍次日商龍次日羽龍次日宮龍父**

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適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

皇右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

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

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

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良

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船王使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也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也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善本魄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而無作見魄翰也魄暗也善曰說文

日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五而盈三五而闕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葦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濟

孟秋之月其神葦收西陸秋也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葦收司馬彪續漢

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何圖曰立秋秋分月

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寒露拂陵苕**

女羅辭松栢良曰陵苕郎陵上草女羅兔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善曰淮南

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萋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蔦榮不**

終朝蜉蝣豈見夕鏡曰蔦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善曰

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蔦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萋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靈液玉膏也善曰外國圖曰圓丘

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此海外有鍾山自生干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

液飛波蘭林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

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礞石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

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

千歲抱朴子**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濟曰當途人謂執日五石見上

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冀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

齊管仲鼎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終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